

生活

吳康民

生平有許多「不」。不是自鳴清高，而是精力有限，沒有時間去領略更多「情趣」。

生平的「不」

「不」，是不看足球比賽，無論本地、國際的，都不看。什麼「英超」、「歐聯」，都不懂。有人為了看這些足球大賽，半夜起床犧牲睡覺，樂此不疲，我就絕無這個能耐。

「不」，是不看武俠小說，許多知識分子都是武俠小說迷，對金庸、梁羽生的武俠小說的其中人物津津樂道。而且把現實生活中的某些事兒，套入小說中的情節。當談論這些「武俠中人」，我只有聽的份兒。雖然金庸、梁羽生都是我的朋友，但我卻提不起勁兒看他們的小說。

「不」，是從不看電視中的連續劇。有的劇情，友儕中也津津樂道。過去汪明荃主演的《家變》、《京華春夢》等等，可說家喻戶曉。可惜我在汪姐面前，既不好意思說沒有看過，但實際上卻一無所知。

天音

楊天命

天命遇到的客人當中，有許多都是來詢問「感情問題」：會不會遇到命中注定的人？現任伴侶是否對自己真心？今年桃花運如何？……種種疑問，盡顯各位有情人心中對緣分的矛盾心理：既期待又忐忑。

桃花運必定是好事？

但是「流年行桃花運」也至少可分兩類，第一種是「運過即消」，即桃花運只限今年（或是今年中的某幾個月特別旺盛），過後就會回復平靜。那麼對於單身者而言，若想要覓得良緣，就要抓緊對應的機會；對於已婚者而言，天命則會提醒他要在「運旺」的年月格外小心，抵住誘惑，但只要過了今年，感情就會回到比較平穩的狀態。

另外一種，是比較「長期」的桃花運，例如有「十年桃花大運」。對於單身而又想找到伴侶的人而言，當然是好事，但對於已婚者而言，受誘惑而令婚姻破裂的機會就很大了。

獲獎者如騰雲駕霧

琴台

彥火

瑞典院士參加討論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名單，是鄭重其事的。每次討論，都是深入、認真的。

經過充分討論後確定的名單，在隨後一個星期四的例會作為最後投票的日期。

「此次例會開始時間，也從例行的下午五點改為上午十一點半，這樣得獎人的名字就可以按照傳統在下午一點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正式宣佈。」（埃斯普馬克）

在正式宣佈前也要給常務秘書留出時間聯絡獲獎作家，以便告知授獎決定。

在評選文學獎得獎作家時的規則是每個院士一票，至少有十二位院士投票才有效，獲得投票半數以上的作家當選。

百家廊

陶然

台北街頭閒逛

多次去台北，接待的朋友大多都帶到菜館吃飯，除了酒店就是飯館，「中山紀念堂」附近的「都一處」去過多次，所以熟悉，但對於街頭認識反而不多。有一次住在「國聯」，因靠近名畫家李錫奇家，倒是與大洲去附近小巷轉了轉，也就是去找飯吃，沿路走走看看，一面欣賞小巷夜景。

這次前往，是應李錫奇八十大壽暨畫展開幕。李錫奇作為台灣現代藝術領軍人物、版畫大師，在台灣畫壇極具影響力，開幕那天，人潮洶湧，前來欣賞者眾。加上由他的知友、著名詩人、文學評論家劉登翰撰寫的《色焰的盛宴——李錫奇的藝術和人生》，由台北INK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也在這天首發，這慶典又增添了幾分洋氣。

一路順風，不料L請旅行社代填的出生地出錯，只好落地簽證。人家都已經爭先恐後排隊，我們只好乖乖辦手續，好在辦的人不多，可是再去排過關的隊，人龍又已加長了不短。

歡迎晚宴絕大多數是台灣畫壇人士，只有我們幾個是香港和內地朋友。中途插進台中畫家廖迎晰，她正好在台北開畫展。她次日下午就要飛上海，行程匆匆，但還是跟我們一聚。當然主要是捧李錫奇的場。

次日一大早，她和台中另兩位畫家林美蕙、江宇，陪著我們去「台北文創」。記得上次在台

頭兒腦唱和。不一會，女的也加入，成了男女聲合唱。唱到動情處，女的乾脆拉起男的手。看他們合唱時眉來眼去，笑意盎然，分明幸福滿臉。他們是情侶吧？不知誰悄悄問了一句，但無人冒然去問。只聽說男的是徒弟，女的是師父。有人細聲說笑：楊過小龍女？沒有人搭腔，好像全在那裡傾聽那歌聲。

相比較之下，L的老朋友，也是台灣作曲家午飯宴請，菜式精緻，但我們都已經吃不了，所感到的，是那一片盛情。下午參加李錫奇畫展分享會，老教授記性好，說話風趣幽默，具鼓動力和煽動力；我遙想他在課堂上必然大受學生歡迎。

台灣師範大學是台灣高校的重鎮，我比與C約定的時間早到一個半小時，左右無事，便沿著大街漫步。天氣陰沉，似要下雨。風吹來，拂得街邊的行道樹亂晃。我走着走着，但見畫廊多，文具店多，但顧客極少，有冷冷清清的感覺。一直走到拐角處，有一間7-11，那橙綠紅白作為分隔線，線條醒目，我踱了進去，所賣的東西和香港差不多，見到有一個微波爐，一個年輕人，學生的模樣，站在旁邊，想來是在蒸熱燒賣吧？一疊報紙靜靜地躺在分層架子上，好像在訴說寂寞淒涼。港台的趨勢都差不多，紙媒已經乏人問津，難怪走在街上，絕大多數年輕人都在當低頭一族。手機確是方便，一機在手，即可聯絡他方，不必像從前，只好到處找藥店，因為他們大多都願意借出電話。萬一找不到，臨時想要緊急聯繫人，那就只好聽天由命了。想來這也是雙刀刀吧？有利也有弊，端的是要看物主如何選用。

在人行道邊，整齊排列著一排排摩托車，有的地方則排列著自行車，陣線分明，井然有序。正自走著，斑馬線前停著一羣人，紅燈讓人等待。在前方，立著兩座方形郵箱，一紅一綠，大概是航空與平郵之別，同時溫馨提示投郵前注意事項。旁邊躺著一塊地產商廣告，好像是豪宅宣傳。大概任務完成，給人遺棄了吧？

但天上開始滴了幾滴雨點，行人匆匆，有的人乾脆就撐起了雨傘。我有點進退兩難，C在上法文課，不能無端去騷擾，好在路邊有許多長椅，供人歇腳。我坐了下去，一會抬頭望著陰沉天色，一會望著來往路人，暗自祈禱。好在雨積蓄著，但始終也沒有下得成。正自發愣，忽然聽得一聲叫喚，原來是C終於來了。

人來了就好，等待沒有虛空。我們鑽進巷子裡，在一家小店裡吃擔擔麵，但並不是我吃過的那種，比較乾，我吃了幾口便放下，抬頭張望了一下，台北的暮色正在四合。



人行道上停放摩托車的專用區。作者供圖

情

黃里

趙鵬飛

在內地、台灣，乃至韓國引發收視狂潮的電視劇《琅琊榜》，成為最近登錄翡翠台黃金時段的內地製作劇目。該劇是否繼續過往輝煌戰績，自有待香港電視觀眾檢閱，但內地知名藝人胡歌所飾演的梅長蘇，能憑此劇一舉俘獲所有觀眾的心，實在讓人刮目相看。

江左梅郎唯情動人

周未，透過網絡發完此劇之後才明白，一部宮廷復仇劇，能引來好評如潮，在我看來，最動人的倒不是梅長蘇舉世無雙的智計，也不是他冷眼傲視風雲的淡定，而是他身上三重情意。

第一重情意，是梅長蘇的家國之情。即便廟堂尊位上的那個王，一手釀成了林家和尚赤焰軍的滔天冤屈。梅長蘇心裡仍然忠於大梁國民。易容歸來，他步步為營，所行之事看起來都是為了洗刷林家和七萬赤焰軍將士們的冤情，但歸根結底是為了清除大梁朝堂之上的污濁之氣，冀望大梁國泰民安。當復仇計劃圓滿完成，他意欲隱退江湖雲野鶴時，聽聞大梁邊境告急，不顧自身病體孱弱時日不多，仍然力排眾議披甲上陣，最終擊退敵國野蠻，踐行了一個有志之士不負家國的最高志向。

第二重情意，是梅長蘇的待友之情。這也是劇中為最撼動人心的部分。梅長蘇與靖王自幼情同手足親密無間。地獄歸來，他內心最放不下的，仍然是靖王。他之所以不願意與靖王早相識，是深知靖王是一個天性純良之人，不願意為了權謀之事而讓他玉璞有污。在劇中，他與蒙大統領的一段話剖白了心機：「他天性不善權謀，這又有何妨，不是還有我嗎？那些陰暗的，沾滿血腥的事我來做好了，為了讓惡貫滿盈的人倒下，即使讓我去朝無辜者的心上扎刀也沒有關係，雖然我也會因此而難過，但當一個人的痛苦曾經超越過極限的時候，這種程度的難過就是可以忍耐的。」

梅郎，不僅身懷麒麟之才，更難得真性情。見父母因為孩子失敗而控告醫院，實在非常痛心。家長群紛紛因此而加以警惕，但訊息裡竟然仍是奉勸大家盡快作流感測試，這就是西醫主導的「本末倒置」醫療策略，因為他們從來都是醫病不是醫人。

追病菌、追病毒，以特效藥或抗生素去攻打那個目標，卻不理病人能否承受——就成了如今此般的「失救」或「誤診」。釀成悲劇。但這個制度的有趣之處，就是所有的醫療意外或出錯，也只是會將更多人導向此系統。明明就是展現西醫對病毒的束手無策，卻變了西醫的嚇唬碼，叫更多人去接種副作用繁多的疫苗，又或趁機推行什麼快速測試，好處盡歸於特效藥，如那種副作用嚴重且只能在兩日內有效的特效藥。

黎明顛覆巨星傳統

黎明連消帶打，牙齒當金使，兌現尾二場演唱會承諾，將話題演唱會出碟，並答應會盡量簽名。現在真的出碟了，黎明再出新招，親自到網上叫賣新碟，開團叫人落單買碟，事先聲明，因成本問題，有一萬隻訂單才會出，否則退錢。又正中網民心意，指落單快買到了，會更有炒賣價值。他不怕真的預售不足，要退錢，會沒面子。其中每售出一張便會捐出二十元給兩個慈善機構，每張碟售價二百元（運費四十四元另計），一點不便宜，結果十天預售期，單是首日預售的 Record，已有近兩萬張，香港實碟超過一點五萬張使得白金唱片，即是說未出碟已得白金唱片，又OK！其中還捐出二十元給兩個慈善機構，名利雙收又兼顧慈善，形象更正面。

流感的醫療失誤？

看回仁濟醫院事件，孩子被處方抽筋藥後，雖然短暫清醒，之後便語無倫次，情況急速轉變。這些描述與幾年前有一孩子被處方特敏福後，精神錯亂了數天的新聞類同。西藥，尤其「抗X」藥，完全違反身體的自衛機制，在危急關頭，只顧滅病徵，病徵沒了，但人也不會好過。

黎明開唱巨星套，赤裸裸做個真藝人，不以巨星自居，成就一股黎明狂潮。且看哪個歌手夠膽識，用眾籌方法預售演唱會門票，肯定哄動。

根據二零一四年的報告，「由國際知名學者組成的聯盟「科克倫協作網」日前針對特敏福藥效和副作用進行研究，發現特敏福並不能防止甲流傳播，也不能預防由甲流引起的嚴重併發症，只能有助於緩解症狀。報告認為，特敏福可將成年人的流感症狀持續天數從七天減至六點三天，兒童則減至五點八天，但撲滅患痛片等藥物也有類似效果。特敏福還有多種副作用，包括噁心、頭痛、精神健康問題等。」不到兩年，傳媒便因為個別醫療事故，便把特敏福又捧至唯一特效方法，連流感測試也圍繞著特敏福而存在。

原來科學家發現是某幾類退燒藥令病人的肝臟損傷，而非麻疹本身。如今，遇上麻疹，西醫在用退燒藥時，是十分小心的。麻疹是病毒，流感也是病毒，西醫自知沒有方法醫好，但更多由病毒引起的併發症，其實是西藥所致。危急情況下當然要入院，但非危急情況下，一定要知道西藥的限制，不能肉體隨砧板上。也要知道自己還有什麼選擇，下次續談。